

聲源——我的夢想

游高晏

人類的語言從何時起源，會如何發展？有人講話字正腔圓、歌喉響遏行雲；也有人口齒不清或五音不全；語言可低吟、可怒罵、可慷慨激昂，可悲從中來……人們的聲音感情洋溢、千變萬化，我卻無法駕馭它，任人嘲笑與悲憫。

源頭

「啊——」慘叫的聲音嚇了我一跳，卻讓我有點惡劣的快意。爸爸捲起褲管，看到左邊大腿上，有一圈深深的齒痕，一絲絲鮮血就要滲出來。他猙獰的臉如即將爆發的火山，已經嗆煙了；右手高高地舉起，過了五秒又無力般垂下。我的眼神早已飄移，並非因為懼怕眼前的怒火。「臭小子，你怎麼這麼可惡！」他揉揉傷口，翻身起來找「小護士」。

平靜的午後更顯鬱悶，我跌坐床頭，聽到嗯嗯唧唧的聲音從自己喉嚨的聲帶升起，嘗試振動、共鳴，卻含混不清。爸爸剛坐過的地方散發微微餘溫，隔壁房間傳來父母的對話——

「怎麼了？」是媽媽驚恐擔心的聲音。

「我哪知！剛剛還好好的賴在我身邊，又不會講，突然就抓狂。」爸爸還是很火大。

「唉，」媽媽嘆口氣，憂心忡忡的開始念：「語言的黃金期快過了。跟我們一起做復健兩年多的瑞瑞已經會仿說了；翰翰雖然總是口水流不停，人家也會說『我要尿尿』和『肚子餓餓』了。」

「我們已經盡力了。妳以後也別那麼累，交給學校訓練生活自理就好。」爸爸的口氣頗無奈。

「不過，前兩天我聽浩浩媽說，長庚有位名中醫師，針灸很厲害，很多各種問題的大人小孩都去找他。」媽媽對我有新動能，聲音也高揚起來：「聽說一次頭皮針要扎二十幾針耶，不像敏盛醫院只扎七八根；聽說有那躺在輪椅上的腦性麻痺小孩，扎到會走路了；聽說對自閉症，可以改善情緒控制、刺激大腦的語言區塊……。」

這一段「聽說」，讓我們一家持續跑長庚醫院的中醫針灸科兩年多。每週兩次，每次耗費三、四個小時。針扎在頭上時，我的整個頭皮都麻木了，頸部上都因害怕而僵硬。

五歲多了，我還是不會講話、甚至一個單音。我恨媽媽傷心又失望的眼神，更怕她再聽說什麼了，她的行動力可是很驚人的。

源起

接下來的暑假，聽膩了媽媽放的兒歌 CD（聽治療師說，這樣可以刺激我的語言發展）；和窗外蟬兒週而復始那一句「知了」，不過我連這也不會。新的學期令我既期待又害怕：很想看到溫柔和善的老師們，卻不知原本的同班同學剩幾個，又有什麼特別的新同學。

果然，班上有超過三分之一是新生。一位是腸胃問題的罕病兒，每三個小時要吃一次藥，每餐的食物都須由他媽媽親自準備，避免他出現異常反應——一不小心就會危及生命。他看來很孱弱，沒什麼聲音，安靜的活著，連被餵藥時的哭聲都細如蚊蠅。比較讓我驚嚇的，是那個整天戴著一頂安全帽的那個男生。他很高壯，不時會驚聲狂叫，敲擊自己的頭部，有點變形的手腕看起來像黏住了半顆粉紅色小桃子。這種叫聲令我耳膜振顫、心臟緊縮。還有一位，牙齒總咬住衣領，似乎對周遭的一切忍無可忍，半低著頭，任眼神斜斜上挑、逡巡防備。

這些新同學，要花上我兩個月時間去適應，老師們也要以更多的心力教養和照顧他們。我很想跟主任和督導說：「可不可以不要這樣——每年、甚至每期都重新分班，新生舊生摻和在一起，儘管妳們認為這樣較好照顧。」

我的抗議，聽在他們的耳朵裡，只是無止盡的哭鬧。老師只好建議媽媽，帶我去看兒童精神科的醫生。他開了一些鎮定劑和降血壓藥給我吃，說我過動兼情緒障礙。上學前吃了，藥效會令我昏昏欲睡，常趴在桌上。媽媽寧肯忍受我的哭鬧，也不要看到我變成這樣，決定放棄用藥。

特教機構三年以後，媽媽還不死心，讓我緩讀一年，且千辛萬苦找了一間接受我插班的小幼稚園，要「回歸主流」。這一年更拚，除了上學，還增加了省立醫院的日間團體課程；又花很多錢財四處問神——因為我的夜哭情形有增無減。無法述說心中怨懟，只能以大哭來發洩。

到了國小前的評鑑，我因為沒有口語，且動作能力不佳，仍是被安置在特教班。媽媽應該跟我一樣失望。

如果可能，我只想當個普通人，即使只是偽裝普通，可以跟他們一起讀書生活就好。

源來

沒有語言如何溝通？如果是聾啞人士，還可以學手語；悲哀的是，我十根肥白如小蘿蔔的手指頭，到現在連二也不會比，所以我將依賴父母，一輩子被軟禁在象牙塔裡？我常覺得自己像一種植物，叫菟絲花，是一種寄生藤。

小二上學期，心理師來學校巡迴輔導，她是我在長庚醫院的個別課老師，也因頗有自閉症教導經驗出名。爸爸聽媽媽說得很神，也特地請假來旁聽。

心理師帶我「表演」給老師和父母看：「你們看，他能準確按順序排 1 到 20；還可打字回答問題喔！」「不信？隨便拿一本繪本來給他看，再就其中情節和內容提問啊。」

「什麼?!他可以嗎？」爸爸滿臉疑問號。老師們也不可置信，又好奇地湊近身體。

「當然，人家已經在我們醫院練習半年了」，心理師信心滿滿，聲音宏亮而堅定，鼓勵的眼神轉向我；接著輕鬆起身，在班上書櫃裡抽出一本繪本，賞給我。

其實那個書櫃裡的書，我都看了不止一遍，卻從來無法與人聊聊書中的內容，當下忍不住站起身來，身體原地跳躍、急速甩動雙手（這是很多自閉症的人抒發情緒的途徑，爸爸媽媽和特教老師早已見怪不怪。）

偷偷一眼瞟過去，除了媽媽和心理師，可能都覺得此時如腳底裝上彈簧的我，害怕又惶恐，如果我真的聽得懂心理師的意思。

「來，坐下——」她拍拍面前的椅子，一臉淡定：「你可以的！我開始問了喔，好嗎？」我點點頭。

「經過一道橋，請問驢子做了什麼，以減輕身上貨物的

重量？」心理師就繪本內容提問。

按捺住興奮與緊張，我晃動著一根手指頭，一鍵一鍵地慢慢敲打鍵盤：「牠又一次跌入河中，假裝跟上次一樣不小心。」

「嗯，」她微笑著大力點頭，接著問：「結果呢？」

「因為這次驢子載的是棉花，棉花會吸水，越來越重，把牠拖入水底，淹死了。」聽到心理師幫我念出所打的內容，圍觀的「群眾」輕輕發出「啊」或「呀」的驚嘆聲。媽媽的臉色由紅變白，回復自在的樣子，原來剛才她跟我一樣心情忐忑。

答完題目，我快樂地衝出教室門，一腳踏進「太空漫步」的鞦韆，越盪越高。

沒有聲音，也可以成為語言，我找到了文字作為替代，以注音方式輸入，搭一座橋到普通人的世界。

不知道現在，媽媽對我有沒有信心了。

源泉

自從能以文字傳遞訊息、情感或影響力，語言便不只是一種聲音，也不會暫存於一瞬間。我開始愛上這種模式、這種魔力。

雖然通過重新評鑑，從特教班轉安置到普通班、結合資源班服務，是披荊斬棘、且跌破很多副眼鏡的事，我和媽媽都似破釜沉舟的戰士，並沒有打算回頭。寧肯在陽光下曬傷脫皮，也是一種脫胎換骨，好過在陰暗的角落裡發霉腐爛、鬱鬱而終。

在普通班，要適應不同環境與複雜的人際關係，且要大量書寫，媽媽當起了全職書僮、陪我上學、扶我寫字。考試或上課回答問題，我以筆記型電腦呈現，選擇、是非題，則可自己以紙筆作答。周遭還有很多提醒我、幫助我的同學，告訴我功課要交、換不同的教室、聽老師指令等等。上課時老師鼓勵我舉手「發言」；下課了同學跟我散步、或打字聊天。

其實，參加班級活動，我都拖大家後腿、需要他人照顧。打躲避球被砸到臉；跑步要人拖著跑；直笛比賽當人形立牌。老師終於發現一件事，可以讓我變得自信，也能為班上增添榮譽。

四年級時，得到學校同意，我可以用電腦打字參加作文比賽，且一舉得到第二名。同學們都開心祝賀：「耶！你得獎了，好厲害喔！」我心內狂喜，表情卻一如往常，若有人要跟我擊掌，才抬頭微笑，伸出手對拍一下。

可惜到了五年級再次參賽，我卻沒有得名。是真的，我和媽媽來回看了不止三遍，公佈欄裡沒有我的名字，連最後

一名也沒有。這讓我仿如跌入冰窟，完全凍僵自己的心。最後班導師去問了，因為題目是〈我敬佩的同學〉，評審認為只能寫一位同學；可是我滿懷感恩與溫暖，描述了幾乎每位親近我的同學的優點。

還好，這種打擊，如夏日的西北雨，猛烈卻迅速抽離，反倒滋養了我的耐心與決心。三年下來，每學期我都拿到了成績優良的獎狀。

做一個普通人的夢想，我好像實現了一半。沒有聲音的掌控權，我以加速度墜入文字的世界，伸展自己的夢想於無聲的表達。常常三更半夜，我還在螢幕前慢慢敲打，媽媽不由抱怨她的白頭髮又多了幾撮。現在，菟絲花的根還沒有移植到土壤裡，它的莖也還不夠強壯。然而，藉由文字的輸出：我擁有了友誼——部落格和臉書上，常有彼此的分享與打氣；我增加了信心——不止平凡值得珍惜，生來不凡更有使命；我真實的存在了——父母可以與我交流，世界也不再被隔離。

如果，我不擅加油洗車，不喜歡做烘焙，更無法忍受被人們的愛心豢養；我可以在家工作以文字為聲、且維生，最重要的，是我要成為獨立的人，在媽媽變成老太太以前，讓她放心。這不僅僅是我的夢想，也是她的夢想吧！